

重点不在于上哪所大学，而在于你有多努力

[美] 法兰克·布鲁尼 (Frank Bruni) 著 王洋 译

Where You Go
Is Not
Who You'll 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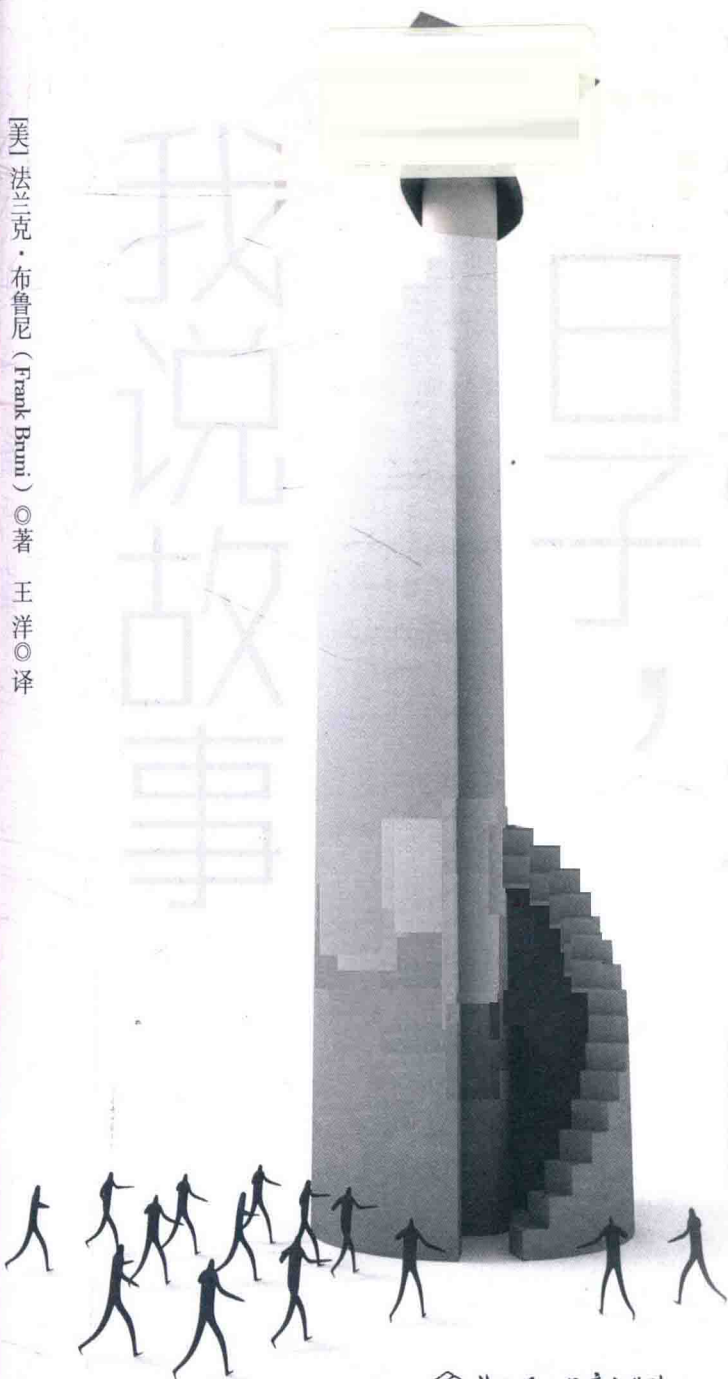
MEIYOU HAO WENPING DE RIZI,WO SHUO GUSHI

「美」法兰克·布鲁尼 (Frank Bruni) ◎著 王洋◎译

我说故事

日子，

没有好文凭的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春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好文凭的日子,我说故事 / (美) 法兰克·布鲁尼 (Frank Bruni) 著; 王洋译.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7.3

书名原文: WHERE YOU GO IS NOT WHO YOU'LL BE: An Antidote to the College Admissions

ISBN 978-7-5585-0314-6

I. ①没… II. ①法… ②王… III. ①成功心理—青少年读物 IV. ①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2010号

WHERE YOU GO IS NOT WHO YOU'LL BE: An Antidote to the College Admissions
By Frank Bruni

Copyright©2015 by Frank Brun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Adagio Culture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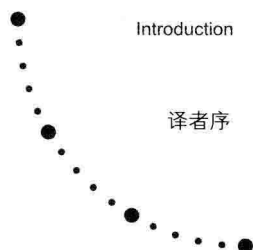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7-2016-4697

出 版 人 刘 刚
出版统筹 师晓晖
策 划 慢半拍·马百岗
责任编辑 张晓峰 苏丽萍
封面设计 胡椒设计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2千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编辑部: 0431-86037512
发行科: 0431-85640624

定 价 39.80元

献给所有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畏惧、迷茫的年轻人。
我们本应给你们提供一条更好、更有建设性的道路。



你是兽群的领袖，还是温室的绵羊？

又到一年一度高中毕业季了，我（本书译者）也收到了大量邮件，询问如果距离重点学府仅几分之差，要不要再试一年。事实上，有著名大学文凭不再意味着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大学毕业生很有可能会在与自己资历不匹配的岗位上工作几年。当然，一些优秀的毕业生能够攀至最优秀的 1% 的群体中，但是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

别误会，我不认为上重点大学（或者选择某个高端职业）是为了赚大钱。对于成功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认为挣了很多钱就是成功。我自己对成功的定义是：一个人实现了他符合普世价值观的理想。即使不能改变世界，也应该懂得如何生活得充实而有意义，并建立有意义的事业。

陶行知先生早就深刻地指出：“教育是什么？教人变。叫人变好的是好教育，叫人变坏的是坏教育。活教育叫人变活，

死教育叫人变死。不教人变、叫人不变的不是教育。”人的禀赋是有差异的，但各有所长，皆有潜能。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发展特长，开发潜能，都有可能成才，这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李岚清同志也曾指出：“‘有教无类’，应该说，每个学生都是可以培养造就的。”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的时候，说道：“我觉得，我们太早地局限了学生的选择空间。”丹佛大学是赖斯的母校，在 2014 年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

赖斯说，伟大的教育不是被动体验；而是主动体验。在丹佛大学读书时，她参与到学生会工作，还曾短暂地在校刊兼过职。她管理校演讲团：这使得她有很多机会与来学校访问的杰出人士会面和接触，并保持对时下新闻的关注度。她说：“我很积极。我总是第一个在办公时间预约第一周课的学生。之后，我便了解到自己是多么想与他们交流，多么想充分利用这些交流机会。”

她还补充道：“几乎每所高校都有充满活力和精力的教员。我在丹佛大学发现了约瑟夫·科贝尔，我的命运就此改变。”尽管已经在圣母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她依然回到丹佛大学做了科贝尔的博士生。这个决定和大学排名或名声等级无关，而只与她通过自己的主动性建立的一种关系有关，也与适合自己的规划有关。

——星巴克公司主席及总裁舒尔茨在回忆他在北密歇根大学的经历时说道：“有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男孩来到密歇根半岛。我是宿舍里唯一的犹太孩子。我记得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我从未见过犹太人。’”他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他进了常春藤盟校，可能现在会是个人物；当然，他自己并不相信这一点。他说，北密歇根大学让他受益匪浅，受益的方式很难衡量，而且无法将其归类。

他说，大学最重要的是他在那里“长大成人”，对离布鲁克林很遥远的地方有了一些了解，并且被迫自食其力。这种经历以某种有益的方式使孩子成长。这个过程也是孩子培养坚定信念的过程。舒尔茨说，至少他从成功选择高校这件事上收获了一项特别的长处，即自我调节能力。他说：“我自小在农田里长大，而我的大学同学都来自中西部地区，如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等。”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说，舒尔茨是异类；反过来也一样。“无论在课堂内还是课堂外，如果你置身于一群有着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当中，这种经历在我看来会为你今后的发展加分不少。”舒尔茨说，“我并不是说这种经历在顶尖大学不存在，但是，如果你进入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公立大学就读，在课堂外的经历会是一种不一样的教育。”

《商业周刊》2011年评出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5家科技

创新企业”包括苹果、微软、脸书、推特等，其中多数知名公司创始人不仅不是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甚至连大学文凭都没有。

目前，脸书是仅次于谷歌的世界第二大网站。2014年每月有13.9亿用户使用脸书，每日活跃用户8.9亿。脸书目前市值2085亿美元，超过了辉瑞制药2039亿美元的市值。扎克伯格这个年仅30岁连大学文凭都没有的毛头小伙子被《耶路撒冷邮报》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

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也是个大学辍学生，他是在汽车库开始创业的，30多年里取得了313项个人专利。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者之一”。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被《哈佛校报》称作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2007年6月7日，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诙谐地说：“如果我在你们开学典礼上演讲，估计你们没有几个人能坚持到今天毕业。”

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埃文·威廉姆斯、比兹·斯通均是大学辍学生，其中，威廉姆斯认为读大学是浪费时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个互联网大亨开始创业时甚至对互联网一窍不通，但他认为互联网前途无量，凭满腔热情成为互联网巨头，他成功的诀窍就是创新，不愿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模仿复制。

优步打车软件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1998年从加利

福尼亚大学退学创业，2009年3月发布的优步引发了出租车行业颠覆性的革命。到2014年年底，优步在53个国家的200多座城市的打车服务中占据了很大市场份额，市值估值已达400多亿美元。卡兰尼克在福布斯“2014年最富的400名美国人排行榜”名列第290位，净资产30亿美元。

以上这几位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的美国人，都没大学文凭。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有句名言：“选择决定人生。”我们不否定那些著名大学在传播文明、探究真理、促进科技进步方面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迷信好的文凭，仅凭一纸文凭根本不能公平地评估自己的水平。如果你把文凭作为“敲门砖”，那就等于逼迫自己必须进入最好的大学拿到最好的文凭，这不仅耽误了你的成功时机，也扼杀了你的创新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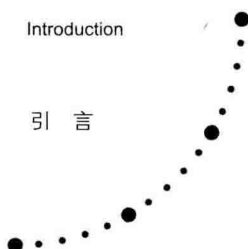
综上，本书想要说的是：

- ✓ 功利性的名校狂热，对你的人生毫无意义。
- ✓ 重点不在于上哪所大学，而在于你有多努力。
- ✓ 新的环境，是一场华丽的冒险，是一个更大的平台。
- ✓ 在适合的位置，每个人都能有所创造。
- ✓ 成为精英的关键在于，你是如何上大学的。
- ✓ 将遗憾转化成勇往直前，你将获得一个重塑自我的机会。

因此，年轻人，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的潜力。人生的剧本要自己书写，而且要写得精彩！

Introduction

引言



彼得·哈特并未执着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抑或其他常春藤盟校。在新特利尔中学读书时，他可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芝加哥北部几个高档社区的孩子都在这所学校就读。该校每年有将近千名毕业生，这些学生基本上都会选择继续读大学。而且，通过自己在年级中的排名和辅导员的建议，他们能知道应该把哪些高校定为目标。彼得的一个朋友在班上成绩排名前五，她的目标是耶鲁大学，并且最终得偿所愿。彼得的排名在三百名前后：在高手如林的新特利尔中学，这个名次也算差强人意，他的目标是考入密歇根大学或伊利诺伊大学的本科商学院。

遗憾的是，这两所学校都把他拒之门外了。

最后，他被印第安纳大学录取，并怀着平静的心情走入了大学校门。他的想法很简单——充分利用学校资源来规划

他的事业和成年生活。

一上大学，他就感觉到了不同之处。新特利尔中学虽然是一所公立学校，但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私立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时常感到自己的普通，至少是在学习方面。他无法像其他同学那样神气十足，侃侃而谈。在举手发言、发表看法和参与竞选方面，他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大一新生宿舍和班级里，同学们水平参差不齐，不像新特利尔中学那样各个成绩优秀。于是，彼得的自我感觉开始发生变化。

2014年6月，在彼得过完28岁生日后不久，我采访了他。他告诉我：“我真的觉得自己很能干，也越来越自信”。大学第一年，他的成绩突飞猛进，平均分拿到3.95。这优异的成绩也使他能够加入本科商科专业的荣誉项目进行学习。课余时间，他也在不断进步：吸引教授的目光、当选校园商业联谊会副主席，筹措资金成立了一家微型房地产企业——他购入小房子，将其装潢，之后租给同学——并在校外寻找参加几家知名咨询公司面试的机会。通常来说，这些公司都会从常春藤盟校筛选人才，而很少到印第安纳大学这样的学校进行招聘。一毕业，他便在波士顿咨询公司芝加哥办事处寻得一份美差。也正是在这家公司，他认出了另外一名新员工：

那个考进耶鲁大学的他在新特利尔中学的校友。顶着耶鲁大学光环的她与彼得殊途同归。

彼得在波士顿咨询公司供职三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位于曼哈顿的私募股权公司工作了两年。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哈佛商学院学习了一年，并即将开始第二年的学习。他说，没错，许多哈佛同学的本科毕业学校都比他有名，但他并不认为印第安纳大学的学习经历令他羞于启齿。况且，和大部分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专业的同学一样，彼得已经走出象牙塔很多年了。对他们能考上哈佛大学以及在哈佛大学的表现来说，本科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所学到的东西比课堂上所学到的更加有用，母校出身的作用也相对暗淡了。

印第安纳大学的求学经历给他带来深远影响，原因在于这段经历使得他成为一个更加坚定勇敢的人，并激发出他内心深处尚未展现的才能。他说：“我想做小池塘里的大鱼。”现在，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够与鲨鱼一起遨游。

26岁的珍娜·莱西经历了和彼得一样的大学申请过程。她比彼得晚两届，就读的菲利普艾斯特中学也是一所出类拔萃的学校。她家住在新罕布什尔州，而这所学校离她家的距离不到一千米，所以她申请了走读。她的成绩虽不是名列前茅，

但得到的 A^①也不算少，在菲利普艾斯特中学这所全美知名的预科学校里，这个成绩还算优秀。她曾任市越野队队长，并活跃于各种学校社团活动中。丰富的经历使她在毕业之际荣获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荣誉，而这项荣誉是颁给那些对学院有特殊贡献的学生的。

珍娜有个明显的短板：她的 SAT^②成绩中数学部分仅六百出头。许多名校越来越重视新生的 SAT 成绩，因为其已经成为新闻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年度高校排名的一项参考指标。该排名自 20 世纪 80 年代问世以来，影响力呈指数增长。其实，珍娜的志愿——高校克莱蒙特学院非常重视这个排名，甚至后来被披露其招生办主任所提交的新生 SAT 数据虚高。

珍娜很早就向克莱蒙特学院提交了入学申请，可惜未被录取。

她深受打击，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现实。这小小的不甘心也使她没有被打垮，而是马上调整自己的志愿，普遍撒网，向乔治城大学、埃默里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以及克莱蒙特学院

注：

① 美国学校评分分为 A、B、C、D、F、I 几个等级，A 为优秀，B 为良好，C 为一般，D 为勉强可以，F 为不及格，I 为未完成；老师可以在评分时附加 + 或 - 号，以表示超出或不足。

② 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的入学资格和奖学金的重要参考。

的姊妹院校波莫纳学院都递交了入学申请。同时，她还另外申请了几个学校垫底，尽管在她看来这样做其实没太大必要。

早春时节，录取信息如约而至。四所大学都把她拒之门外。她感觉自己好像中了魔咒：因为就在高中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伊始，她第一个正式交往的男朋友向她提出了分手。她的前任男友是斯坦福大学大二学生，是那类因为她不够优秀而拒绝她的高校学校。她的成绩足够申请哪所学校呢？到底是怎么回事？许多她在菲利普艾斯特中学的同学都成功申请到了常春藤盟校或其他同品质的大学，珍娜觉得自己并不比他们差。难不成是因为其他同学的家庭条件比她好？

她只知道，同学们都成功了，而她失败了。

她对我说：“我觉得自己很没用，那段时间的我情绪很低落。”

据她回忆，她当时只剩下两个选择。一个是斯克利普斯学院：这所高校是克莱蒙特学院的另一所姊妹院校，不过没有波莫纳学院要求高。另外一所大学是南卡罗莱纳大学。这所学校为了吸引珍娜，还给她提供了巨额奖学金。但是珍娜认为：“这所学校太一般了，我希望能进名校，希望得到赞美。”这就是大学申请过程留给她的东西。她决定要抓住任何可以炫耀的资本。

——不过随后，好运降临了。暑假期间，当她南下前往南加州，去考察克利普斯学院的校园环境以及感受这所高校是否适合她时，她才意识到，生活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而她并没有被打倒。离她被打倒还差得很远。事实上，这种经历将其他人给予或未能给予她的肯定与她所认为的——不，是“认识的”——区别开来。

一天，她刚好报名参加从斯克里普斯到墨西哥城市蒂华纳的一日游，到当地一个异常贫穷的社区帮忙画些画并参加其他公益活动。回想起她抵达目的地时的情景，她说：“我抱着一个快要断气的小宝宝，孩子的母亲没钱给他看病。站在那里，我能看到边境线另一端的美国，那情形令人触目惊心。”这一幕一直停留在她的脑海里。于是，读大二那年，她向学校申请津贴，用以支付暑期在蒂华纳居住的费用，因为她想为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帮助。她成功拿到了津贴。

于是，这种模式出现了。她说：“我敢于提出申请，因为我知道即使是被拒绝了，我依然是有价值的。”被拒绝是很正常的，被拒绝并不代表世界末日。

她参加了学校的一个比赛，获胜者可以和吉米·卡特一起在墨西哥参加周末义工活动。她赢得了比赛。她还申请到塞内加尔读书，之后又申请了巴黎的高校，两所学校都愿意

录取她。毕业之后，她到“美丽美国”工作。离职前夕，她争取到“美丽美国”学校行政方向的一项特殊款项，而通常来说，这个款项只提供给具有更多相关经验的教育家。然而，珍娜不仅申请到了这项拨款，随后又获得一项联邦拨款，用以为一所小学撰写超过三百页的校章。这所她主张创办的小学位于她现在居住的城市——凤凰城。这所学校于2014年8月正式开学，主要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招生。珍娜是这所学校的共同创始人，也是招生运营部的主管。

她说：“如果不曾多次尝到被拒绝的滋味，我绝没有这样的勇气，顶着失败的压力一往无前。这种被拒绝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能使人发现自身潜在的强大力量。”

彼得的经验很特殊吗？我不这样认为。每个人闪光的年龄段不同，所适合的领域也不尽相同。中学的土壤仅适合一部分人茁壮成长。

珍娜的经历也并非独一无二。关于她经历的细节，用“属于自己的故事”来描述最恰当不过了。然而，一部分人能够按计划完成目标而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却有十倍百倍的人不得不临时更改剧本，在他们从未打算涉足的剧场扮演从未想象过的角色。生活的本义在于承受挫折和失败，

而成功则取决于区分二者并迎难而上的能力。一次选择并不能决定一切。

既然如此，为何如此之多的美国人——无论是焦虑的父母抑或是惶惑的孩子——把大学申请看作人生的成败之举？

本书创作之时，正值3月月底春季发榜高峰期，毫无悬念，周围对“录取”“被拒”“保底学校”等内容的谈论不绝于耳。他们的孩子已经等待了三个月甚至更久，等待是否被所申请的理想学校录取的消息。消息随时有可能发布，悬念也会揭晓。

历经去年和前年的三月之后，我对录取流程已经耳熟能详——与足以承担子女高额教育支出的美国富裕家庭比邻而居，就意味着对高校录取程序和关键时间节点的知晓。每年11月1日是提前批次学校的申请截止日，而常规申请则始于每年1月1日。每年4月1日前夕，学校会发布录取信息。届时，我便能在我家附近看到喜不自胜的家长 and 郁郁寡欢的家长。这些强烈的情感反应通常会使我驻足，因为这些情绪中“颇有跻身于名校成败在此一举”以及“进私立学院或大学好过公立学校”的意味，然而这个观点并没有证据支持，还有无数类似于彼得和珍娜的身边的例子以及常识可以作为反驳的证据。对名校的狂热追逐正在生根发芽，且大有越演越烈之势。